

新編世界佛學名著譯叢

大乘佛學 小乘佛學

南開大學宗教與文化研究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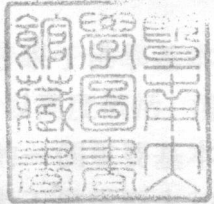
主編

9/22/2013

新編世界佛學名著譯叢

第一二一冊

大乘佛學
小乘佛學



中國書店

本册說明

本册共有兩個書目組成，分別為小乘佛學及大乘佛學。

《大乘佛學》與《小乘佛學》二書是俄國著名佛教研究學者舍爾巴茨基的代表作品，出版以來一直為中西方的佛教研究者們視為不朽著作，對世界佛學研究有着極大貢獻。

舍爾巴茨基本人是一位精通梵、藏文字，而且精通中西方哲學發展史，並且在語言分析和概念分析方法上極有素養的偉大的哲學家。舍氏本人被認為是獨辟蹊徑的開拓性哲學史家。

《大乘佛學》一書着眼于佛學基本原理與核心觀念的發展，從哲學家的角度，以高度概括、清晰和精煉的語言，為我們描述了佛教當中的一個重要基本範疇——涅槃——的內涵的發展歷程。作者不僅從歷史和學術的高度把握了“涅槃”概念在各個階段的發展狀況，而且提出了不少獨到的見解，如以熱寂說的假設來形容涅槃時的狀態；從整個印度思想發展的背景下設想了前佛教的存在等等。我國在佛教研究方面尚沒有關於佛教基本範疇發展史的專著，本書對我國的佛教研究者們來說，無疑打開了全新的研究視野，也為佛教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與方法。

《小乘佛學》在內容上主要是對《俱舍論》的研究，而《俱舍論》是對一切有部學說的概括。雖然它不能代表整個小乘佛學，但由於有部學說史北傳佛教的主流，對後來的空有兩宗有很大影響，因而此書仍稱為《小乘佛學》。

新編世界佛學名著譯叢

大乘佛學

宋立道譯
舍爾巴茨基著

譯者序言

此書原名《大乘佛學原理》，臨發排付印之前改為《大乘佛學》。相應地，其姊妹篇，原名《小乘佛學原理》者也易名《小乘佛學》。

《大乘佛學》與《小乘佛學》是俄國著名佛教學者舍爾巴茨基（Th. Stcherbasky, 1866—1942）的代表作品。最初即以英文寫成。出版 70 餘年來一直被西方的佛教研究者、東方學學者視為不朽名著，代表了以西方比較語言學、比較哲學方法研究東方佛教的成果，舍氏本人被認為是獨闢蹊徑的開拓性哲學史家。由于其特殊風格，舍氏同他的門下弟子被稱為彼得堡學派。在本世紀 20—30 年代的西方佛學研究界可謂獨領風騷。

舍爾巴茨基出生于帝俄貴族家庭，從小即受良好的西歐標準的教育。少年時代，他便掌握了英語、德語、法語。1884 年，他中學畢業考入彼得堡大學，就學于歷史文學系。起初其興趣完全在語言學方面。他在米納耶夫（I. P. Minayeff, 1840—1890）教授的指導下從事語言學的尤其是梵文的學習。後者是俄羅斯著名印度學者，通曉梵語、巴利語、漢語、滿語等，其學術成果直到今天仍然令人欽佩^①。

①米納耶夫曾師事韋伯（Albrecht Friedrich Weber, 1825—1901）教授并獲益于另一俄國印度學學者瓦西里耶夫（1818—1900）的指導。米納耶夫曾整理巴黎國家圖書館的巴利文寫本目錄；與人合作校訂《翻譯名義集》梵文部份；刊行并翻譯《妙吉祥真實名經》、《菩提行經》；校訂刊行《論事》撰《巴利語辭典》等。

米納耶夫赴緬甸考察後，又從米氏高足奧登堡學習梵文；并聽德國學者布勞恩關於古代哥特語、盎格魯·薩克森語、高地德語講座；這一時期他還學習了教會斯拉夫語。此前，舍氏也已經掌握了希臘文和拉丁文。1889年，舍爾巴茨基以優異成績畢業，在彼得堡大學任實習教員。旋即赴維也納，隨布勒爾（Bühler, 1837—1898）^①學習印度詩學。這一時期，舍氏在布勒爾指導下研究拜尼尼語法、印度的《法論》及古代碑銘解讀。1893年回到彼得堡後，有6年間他似乎放棄了對印度學的專注研究。1899年，舍氏赴羅馬參加東方學大會。會後，他即前往波恩師從著名學者雅各比（H. G. Jacobi 1890—1937）^②。這次，他的研究題目轉到了梵文哲學文獻上。舍爾巴茨基的學術淵源可以認為有兩個方面，從布勒爾教授那裏，他繼承了對印度歷史和文學的深刻瞭解，對拜尼尼語法的研究培養了他細密的甚而可說繁瑣的分析方法；從雅各比教授那裏，舍氏吸取了東西方比較哲學研究的方法，培養了對哲學基本問題和核心範疇敏銳而深刻的觀察眼光。

1900年，舍氏回到俄國。在彼得堡大學任東方語言系文學講座講師。旋即成為俄國科學院院士。

19世紀末，對於中亞古代文化的研究熱潮伴隨着各國

①奧地利著名東方學學者。曾在孟買、蒲納教書（1863—1866）。從印度歸國後在維也納大學執教。對於印度考古學、古錢幣學、碑銘解讀、古代語言學均有貢獻。

②德國印度學學者、語言學者。曾先後執教于基爾、波恩各大學。1913—1914年任教于加爾各答大學。其研究涉及比較哲學、印歐語比較、印度哲學、佛學、耆那教理等。著作有：《印度天文學》、《羅摩衍那》、《大婆羅多》、《耆那教典》、《印度諸神史》、《彌曼差派及勝論學說》等。

在中亞的考古探險活動而興起。俄國考察隊在奧登堡領導下兩次赴中亞活動。隨大量古代佛教遺址被發現，佛教學者印度學學者的興趣紛紛轉到了對梵文、藏文、吐火羅文等古代文書的研究上來，北傳佛教一時成爲了西方佛學研究的熱門題目。舍氏本人也將眼光轉到了這方面，一開始從印度文學的文獻研究入門的他，着手進行印度哲學的，主要是佛教哲學的研究。^① 這一時期，他掌握了藏文。

舍氏的門下弟子也因他在前後兩期的學術興趣而分爲兩部份。主要從事佛教文化和印度哲學研究的有羅森堡博士、奧伯米勒博士，再就是前蘇聯科學院院士伏拉基米爾采夫。後者對於蒙古的語言和歷史文化尤有深刻研究。另外一批從事語言和文學研究的有文學博士埃倫舒第托，他是科普特語和多種古典語的權威，現任俄國東方學研究所彼得堡大學教授。舍氏最早的學生弗勒曼爲伊朗古代文獻學的權威，現任彼得堡大學教授。舍氏的關門弟子卡良諾夫，現任俄國科學院東方研究所研究員，彼得堡大學講師，從事梵文文獻研究。

舍爾巴茨基的佛教哲學開始于對法稱《正理一滴》的研究。舍氏研究所依據的是梵文本子和該論的藏譯本。他的研究結果便導致了《佛教邏輯》一本的問世。《佛教邏輯》深刻地把握了法稱這一晚期佛教學者的認識論邏輯學杰作。

^① 舍氏關於印度文學和語言的研究和教學都是第一流的，他曾開過梵語講座；關於《雲使》的研究講座；關於迦梨陀莎的《沙恭達羅》的研究講座。他的教學內容還包括拜尼尼文法原本、《哲學教科書》（Tarkab-hāṣā）、《往世書》等等。他曾寫有印度史、印度學史、印度文學史、歷史文法、印度宗教史的講義。

作者在書中運用比較哲學研究方法研究了所謂瑜伽經量部的認識論。他稱法稱為“印度的康德”。^①

舍氏的佛教學研究活動還包括參與奧登堡院士開創的整理出版梵藏文佛都經典的《佛教文庫》的工作。這是本世紀初重要的國際佛教研究工程，德國、法國、英國和俄國的許多著名學者都參與其事。1904年起，他的著述逐漸見之于《佛教文庫》。1910年，他被推選為俄國科學院東方學部通信院士。同年往印度考察。他在孟買、瓦臘臘西、加爾各答等地結識了許多印度學者，對印度獲得了深刻的感性的認識。這期間他努力搜集梵文寫本，尤其是正理方面的著作。他試圖往中國西藏搜集藏文經典，後未果。

歸國後，他着手研究被稱為“第二佛陀”的世親的《阿毗達磨俱舍論》和稱友的注釋（*vyākhyā*）。此論又稱“解脫知識的寶藏”，是小乘說一切有部的系統哲學著作。此事的誘因是因為斯坦因在中亞發現了《俱舍論》的回鶻文寫本，國際學術界轟動一時。法國的列維（*Sylvain Lévi*），英國的羅斯（*Denisson Ross*），比利時的蒲山（*L. dela Vallée Poussin*），日本的荻原雲來均投入了嘗試性的研究，舍氏可說是俄國方面的學者代表。舍氏研究的結果，便是1923年發表的《佛教的中心概念及“法”的意義》（*The Central Conception of Buddhism and the Meaning of the Word Dharma*）。我們的中文譯本易名為《小乘佛學原理》。

由《俱舍論》研究往後，舍氏繼續他的佛教哲學研究。舍氏的思路是可以猜測得到的，他認為佛教的出發點是否定靈魂自我的學說，但從一種宗教哲學理論體系來看，除了哲學所關心的實體與屬性、永恆與變易的一對對範疇，還有解脫論、救贖論所不可或缺的道德主體的存有前提，

從而在佛教運動發展的洪流中，始終有着阿特曼（靈魂）運動的潛流。這是從小乘到大乘，從無常無我，從苦空價值觀向常樂我淨轉變的基礎。舍氏抓住涅槃另一中心概念，在 1927 年發表了《佛教的涅槃概念》（The Conception of Buddhist Nirvāṇa）。我們的中文譯本易名為《大乘佛學》。它是《佛教的中心概念》（《小乘佛學》）的姊妹篇。《大乘佛學》以公元 2 世紀的佛教思想家龍樹為研究對象，圍繞涅槃而考察了大乘學說的絕對觀；揭示了這一流行于中國、朝鮮、日本和蒙古地區及前蘇聯布利亞特和喀爾梅克人地區的大乘運動的思想底蘊。舍氏此書的價值正在于它出自一位精通歐西哲學發展史及印度思想源流，熟諳梵文、藏文，于語言分析和概念分析方法極有素養的通人之手。

1930 年，舍爾巴茨基發表了他的第三部著名哲學著作《佛教邏輯》（兩卷本）。此書是亞洲文化史研究的重要成果，是梵語文獻學研究的重要成果，又是哲學史研究的重要成果。

舍氏的最後一部重要佛學著作是《中邊分別論》（Madhyānta-vibhanga, Discourse on Discrimination between Middle and Extremes），它以瑜伽行派學說的根本論著為對象。本書于 1936 年發表于《佛教文庫》第 20 卷。舍氏尚未完成或發表的著作還有《佛教的思想》（Buddhist Ideologia）、《中國西藏哲學的基本源流》、《印度和中國西藏的佛教史》。^①

^①參見《1935 年蘇聯科學院活動報告》莫斯科·列寧格勒，1937 年，第 248 頁

在西方佛學研究界，舍氏的風格接近研究北傳佛教的一批學者，如伯努夫（Eugène Burnouf）、瓦西里耶夫（Vasiliev）、米納耶夫、蒲山、羅森堡等；而與研究南傳佛教的一派——如李斯·戴維斯（Rhys Davids）、奧登堡等——不同。前者更爲強調以一般的印度哲學作爲佛教哲學研究的基礎，舍氏也據此而認爲世親的《俱舍論》是百科全書式的宗教哲學著作，它貫穿了印度哲學的總的解脫論傾向，又包含了小乘佛教內外的理論要點。

舍爾巴茨基是歐洲三個權威學術團體的名譽會員。它們皇家英國亞洲協會（1932年）、巴黎的法國亞洲協會（1935年）、柏林的德國東方協會（1931年）。

以下我們簡單介紹一下《大乘佛學》與《小乘佛學》。嚴格地說，我們認爲舍爾巴茨基的此兩書并非傳統意義的有關佛學原理的著作。《大乘佛學》僅僅以涅槃爲討論的中心議題，這就放過了佛學體系必然要涉及的境、行、果三個方面的內容，亦即是關於認識之境、解脫之境的，關於宗教修習實踐的，關於宗教憧憬或理想境界的系統敘述。境的理論可以引出大乘教的哲學體系，可以引出般若學說和唯識學說；行的理論應該包含修行十地，包含戒與定的細密內容；果的理論則更牽扯到大乘各宗派關於佛果的看法。話雖如此，舍氏的涅槃概念，作爲理論樞紐仍是可以提綱挈領地將大乘空有兩宗學說呈放射狀地聯結起來的。當然，由于篇幅所限，他不可能作此發揮。

舍氏的大乘佛學觀真正地着眼于基本原理的、核心觀念的發展，他從哲學的視角，以高度的概括和抽象描述，勾劃了佛教在整個印度思想背景中的地位。他指出涅槃這一觀念，在從小乘到大乘的歷史過程中，獲得了根本相反

的性質。這一觀念自我否定的過程，也正是佛教哲學由經驗向超越，由生死向永恆，由世間向出世間、由相對向絕對、由染而淨、由多元實在向一元整體發展的辨證過程。最終大乘佛教又更上一層，將一切相待統攝起來，完成了它的絕對的相對性境界構造。舍氏儘管沒有在法身論、十地說、實相觀方面去着墨，但他的理論要點涉及了最有代表性的小乘部派說一切有部。中經譬喻師和經量部而向大乘有宗發展的脈絡，（雖然關於有宗學說對於有部和經部的改造批判祇能由讀者去體會）。他描述了小乘有部的樸素實在論或物質論是如何否定以數論為代表的關於永恆本質和現象的兩重系列，又如何藉六因四緣的理論確定了認識論意義上的現象實在論；最終經部又如何以剎那學說取消了認識對象的實在論基礎；經部的唯名論（假言施設、假名有）如何揭示了觀念論（唯識說）的先聲，又如何與中觀派的空論協調，如是等等。

舍爾巴茨基在《大乘佛學》一書中有許多深刻的思想，如他以熱寂說的假設來說明涅槃狀態如何一方面能量不失，另一方面又因絕對的能量均衡而涅槃界中無造作生起；又如他從整個印度思想發展背景而假設了所謂前佛陀的佛教；他所分析的數論基本哲學範疇對佛教哲學體系的正反影響等等，都是閃爍着光芒的見解。

《小乘佛學》一書主要是對《俱舍論》的研究。《俱舍論》是對說一切有部學說的概括。嚴格說來，它不能代表整個小乘佛學。但我們考慮，小乘二十部派中，真正完整保留下來的或對印度佛教和印度哲學影響深遠的不過上座部、有部、經量部、正量部數家，其中有部學說是北傳佛教的主流，對於後來空有兩宗大乘派別都有極大的刺激

作用；此外，舍氏此書在實際寫作過程中并非僅限于討論《俱舍論》體系，而是廣泛涉及佛教各部派的學說要點。尤其重要的是，此書討論了佛教在部派時期的基本哲學問題——色心、業、輪迴等等。爲此，我們仍稱之爲《小乘佛學》。

《小乘佛學》的結構，一如《大乘佛學》，它以有部的五位七十五法爲中心，追溯了不同範疇在印度思想史上的淵源，從而對比研究了佛教與婆羅門教的尤其是其中數論瑜伽的一派的思想關係；最終，他從佛教根本上仍屬於解脫宗教的角度，考察了一切存在諸法在修行者由染而淨的過程中，或在認識上或在實際上可能發生的轉換，從而揭示了佛教的存在論與解脫論的內在關係。

我們所以翻譯舍爾巴茨基的這兩部名著，主要目的在於介紹一種不同于我國傳統佛學研究的方法。對於我們這一代按照近代西方教育模式培養起來的讀者，閱讀這種理性主義的，充滿實證精神的佛教哲學著作，應該不會有隔膜的感受。書中運用語言學分析和哲學概念比較研究的方法，對於我國目前的佛教學研究，提出了一個更高的標準；我們不僅應該說明佛教某一宗派、某一思想家的主張是什麼；更應該說明這一主張的背景；說明其基本哲學觀念和宗教觀點的發展史。迄今爲止，我國佛教學著作有關於一般通史的，有關於宗派史的，但未見到有關佛教基本範疇發展史的。譯者在此絕無厚彼薄此的意思。實際上，這是一個更高的學術高度，它要求學者具備淵博的背景知識，就佛教而言，如果没有關於文化史的、一般世界史的、古代亞洲交通史的、民族史的知識，如果没有對兩三門經典語文，如梵文、藏文的通曉（對漢文的精通自是無庸置疑

的必要前提)，大約是不能達到這一學術高度的。應該說，舍爾巴茨基本人也沒有真正完成這一任務，除了客觀上存在着史料斷層，也有主觀方面的不足。如他在書中的概念史敘述缺乏歷史的背景說明，結果佛教思想的發展像是純粹概念自身的發展；另外，概念發展的聯係環節，有的也以作者的臆測為根據。儘管如此，瑜不瑕掩，《大乘佛學》和《小乘佛學》仍然不失為世界性的佛學名著，即使對佛學專家也仍然能提供重要的啓示。

而今“天下滔滔”，無利不為，無利不往。出版佛學書籍，尤其又是譯著，確實是要眼光和勇氣二者的。在此，應當特別感謝的還有宗教學專家任繼愈先生。《小乘佛學原理》一書的英文原稿是任先生從北京圖書館複印并賜予譯者的。若無先生的學術教導和鼓勵，譯稿也不可能在一年內完成。

希望讀者諸君能接受兩部譯著并歡迎指出譯文中錯謬之處。

立人

1993年10月于貴陽老東門

凡 例

一、底注中未說明者爲原著者注；中譯本注標明“譯者”字樣；引用或參考日譯本注也有說明。

原著者序

本書撰述緣起應歸于倫敦東方研究學院的校長 D. 羅斯 (Ross) 爵士，他曾要我就德·拉·瓦勒·蒲山教授的論涅槃的著作^① 給該學院學報寫一篇書評。

在考慮該書中某些重要論點的時候，我又重新思考了經量部^② 的主張以及該部派提出的對涅槃的“否定”。這些主張使經量部表現為小乘與大乘的中間階段，而如果對後者的中心概念缺乏清晰的瞭解，也就無從理解經量部的態度。這就使我進一步要想闡明大乘佛教的佛陀及其涅槃的觀念。從而，小乘佛教與大乘佛教的這種對比研究也就順便證實了我在《佛教的中心概念》一書（倫敦皇家亞洲

①《宗教史研究》(5) 路易·德·拉·瓦勒·蒲山的《涅槃》(Etudes sur l'histoire des Religions, 5, Nirvāna par Louis de la Vallée Poussin Paris, 1925)。另：“涅槃”本義為“吹滅”其詞根為√nir。引申義則為一切不生的，憑修習所達的完全境界。又譯為滅度、圓寂等。——譯者

②經量部 (Sautravāda) 巴利語為 Suttavāda, 佛滅 400 年頃 (約第一世紀時) 由上座部的說一切有部中分出, 不象有部以論為教義的中心體系; 經部是以經 (佛說契經) 為準繩的。——譯者

大乘佛學

目 錄

譯者序言	1
凡 例	1
原著者序	1
第一章 序 論	1
第二章 佛教與瑜伽	3
第三章 神秘的直觀	34
第四章 佛陀相信個體之我的永恒性嗎	41
第五章 佛陀是不可知論者嗎	44
第六章 晚期小乘佛教的立場	50
第七章 絕對的兩重性	58
第八章 毗婆沙師	60
第九章 經量部	66
第十章 瑜伽行派	71
第十一章 中觀派	88
第十二章 小乘的因果理論	95
第十三章 大乘的變形的因果理論	98
第十四章 相對性的理論	101
第十五章 由神秘直觀證得的實在且不朽的佛陀	105
第十六章 關於涅槃的新觀念	110
第十七章 相對性本身是相對的嗎	119
第十八章 佛教與婆羅門教的平行發展	123